

Ford Madox Ford The Good

好兵

Soldier

一个激情故事



[英]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 著 ● 张蓉燕 译



好小说
译丛

春风文艺出版社

[英]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 ● 著

好兵

一个激情故事

张蓉燕 ●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兵/[英]福特·麦多克斯·福特著;张蓉燕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5313-2083-5

I. 好… II. ①福…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331 号

The Good Soldier

Copyright © by Ford Madox Ford

1928, Published by The Bodley Head Lt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纠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0千字 印张:8¼ 插页:2

印数:1—10 000册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王莉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083-5/I·1819 定价:14.20元

“品行端正的人有福了。”^①

^① 《圣经·旧约·诗篇》(118. 1)

译 序

1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泰晤士报》的音乐评论人，母亲是拉斐尔前派画家福特·麦多克斯·布朗的女儿。福特作为唯美主义童话作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对当代法国文学很感兴趣，热衷于钻研和传播法国艺术原理，在这方面对约瑟夫·康拉德和埃兹拉·庞德有深刻影响。福特可算一位多产作家。蒂金斯四部曲《检阅的结束》（Parade's End, 1924—1928）是福特的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有的人并非如此》（Some Do Not, 1924）、《检阅到此结束》（No More Parades, 1925）、《人当奋起》（A Man Could Stand Up, 1926）和《终点》（The Last Post, 1928）。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巨著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0年至1920年间英国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最优秀的小说。

1

福特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从 1908 年至 1909 年，他曾经主编著名杂志《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汤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H.G. 威尔斯、约瑟夫·康拉德和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都曾为它撰稿。他是最先赏识 D.H. 劳伦斯小说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深受拉斐尔前派和唯美主义的影响，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与康拉德、詹姆斯一道积极鼓吹艺术形式的改革，特别是小说写作形式的改革。1918 年以后，福特的名气有所下降，但是在 1945 年以后，又有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对他颇感兴趣。除了《检阅的结束》而外，他还写了有关都铎王朝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第五个王后》(The Fifth Queen, 1905)、《御玺》(Privy Seal, 1907) 和《第五个王后的加冕》(The Fifth Queen Crowned, 1908)。他 1915 年完成的《好兵》(The Good Soldier) 虽然篇幅较短，却被认为是他的小说中的精品。

2

福特在《致斯德拉·福特》一文中谈到《好兵》时说：“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最成功的作品——无论如何，它是我战前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包括康拉德·艾肯、路易斯·博根、利昂·伊德尔、格雷厄姆·格林、罗比·麦考利、约翰·克劳·兰瑟姆和琼·斯坦福特等人在内的十五位著名文学批评家曾说：“福特的《好兵》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十五本或二十本小说之一。”在欧美大学文学系的经典文学作

品目录上,《好兵》也榜上有名,成为研究现代英国小说的必读作品。

《好兵》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它具有寓意深刻的主题和在小说写作艺术方面的成功尝试。福特认为一个作家要取得最高成就,就必须表现现存的时代。因此,当他写作《好兵》时,就像福特研究专家马克·肖勒(Mark Schorer)所说的那样,他竭尽全力“通过人物内心的描摹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社会中悲剧性和喜剧性兼而有之的各种矛盾”。写作《好兵》时,福特在写作艺术上的刻意追求十分明显。1913年12月17日——他的四十岁生日那天——福特开始动笔写《好兵》,他回想道:“此前我从来没有真正试图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投入我的小说中。”而这本书,正是他在小说写作方面第一次真正严肃认真的探索的成果。

3

《好兵》描写世纪之交时两个富有的家庭——一对英国夫妇和一对美国夫妇——之间的不寻常的关系。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02年至1914年。叙述人约翰·道尔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是有钱的美国人,爱德华·阿什伯纳姆上尉和他的妻子利奥诺拉是富有的英国人。从表面看,他们四个人似乎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国际大家庭。正如叙述人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都是“体面人”,阿什伯纳姆夫妇还是一种特别的体面人,是“久居一郡的望族”。弗洛伦

● 好兵

斯可怜兮兮，因为她有心脏病，不能经受任何的惊吓和压力。利奥诺拉在治家方面意志坚强，尽管工作十分棘手，她为了这个家庭的兴旺干得非常出色，肯于自我牺牲，是个品性崇高的女人。阿什伯纳姆上尉几近完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人，慷慨仁慈的乡绅，非常善良、谨慎和勤勉的地方长官，他正派、诚实、公正、急公好义……人类的楷模、英雄、运动员、国家之父和法典制定者。”有九年之久，这四个人享受着表面平静而文明的友谊，相互拜访，每年夏季在瑙海姆聚会两个月。自疑患有心脏病的弗洛伦斯和阿什伯纳姆上尉在那里洗温泉浴，四个人一起从事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如远足、饮宴、运动和跳舞……忽然之间，表面现象让位于现实，可怕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现出原形：自称患有心脏病的弗洛伦斯被证明是个庸俗不堪的荡妇；治家有方的利奥诺拉不过是意志疯狂的母老虎和冷酷无情、自我中心的恶毒妇；赳赳武夫阿什伯纳姆上尉只是个无可救药的自作多情的浪荡子。在小说结尾处，叙述人试图把他所获得的已被曝光的现实和长久以来他毫不怀疑的表面现象联系在一起。

小说《好兵》试图探索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关系。阅读这部小说时，在每个重要的转折，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叙述人的性质，揣度他的印象和评论的可靠性以及他的有限的观察力在穿透经验时被折射的程度。福特细微地描写爱德华七世时期英国上层社会温文尔雅表象之下的狂暴、腐化和罪恶，在诚实贞淑表象之下涌动着的黑色激情的潜流。正如马克·肖勒在《英国现代小说》一书中所说，《好

兵》“对现代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举止行为作出了辛辣无情的谴责，因为在这些行为之下隐藏着恐怖和道德混乱。”

4

《好兵》在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不仅在于它对社会和人性进行无情揭露，而且在于它的艺术形式具备新成分。这些叙述新成分的诞生反映了世纪之交普遍的意识危机和与它同时产生的文学创新热潮。

福特与康拉德对如何写小说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他们认为小说应该摒弃平铺直叙的方式，既然小说是表现生活的，小说对读者造成的效果就应该像生活本身对人们所造成的印象一样。正像康拉德的《吉姆爷》和《黑暗的中心》一样，福特在《好兵》中运用了印象主义的创作原则。E.H. 冈布里奇（E.H. Gombrich）认为，印象主义在完成艺术从描写人物共知的事情到描写某一个人实际上所见到的事情的漫长转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好兵》中的印象主义表现为全知叙述人的死亡和一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人的诞生。叙述人约翰·道尔讲述的故事着意表现个人对生活现实理解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种理解是内省的和经验性的，所以叙事方法的基础是主观道德印象主义。道尔的叙述表明一个人无法逾越密闭的个人性格的樊笼，想理解外部世界和他人的思想简直就像白日做梦。道尔讲故事时，最常用的话是“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天知道”等，他的一个作用是显示一个人不知道

的事情有多么多。而他所知道的事实从本质上说又是私人的。福特在叙事方法上的印象主义表现为刻意展示叙述人的强烈印象，允许叙述在时间和空间上自由跳跃，在前后多次反复中逐步展现出完整的形象和情节。另外，叙述人在描述印象时，拒绝同时加以界定，直到后面方才逐渐提供必要的解释，读者目睹叙述人在他的意识中如何消弥个人感觉和他的感觉的缘由之间的鸿沟。利奥诺拉·梅西·梅登太太耳光、四人出游 M 古城的经历以及弗洛伦斯和阿什伯纳姆上尉的自杀都属这种叙事技巧的恰当运用。

和大多数喜剧反讽杰作一样，《好兵》在表层结构上大量运用揶揄、讽刺、挖苦，它们在意义结构上几乎是开放的，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折射。

《好兵》的副标题为《一个激情故事》，无奈书中众多的充满激情的情境竟由一个既无性激情也无道德激情的叙述人来讲述。这是本书对反讽手法的关键性运用。叙述人十分迟钝，故事一开始，他就荒谬地宣称：“这是我听到的最悲惨的故事。”在故事的每个关键时刻，读者都不禁要问：“我们能够信任他吗？他的看法大概是大错而特错了吧？”我们感觉中事件的性质和叙述人向我们报告事件的性质之间的差异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反讽。而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读者不久就会发现，叙述人的看法并非完全荒唐，尽管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读者不能简单地认为叙述人观点的反面便是实情。不，实情是那么扑朔迷离。这本书的主旨便是表象表述实质。

福特是个喜剧天才。他喜欢运用许多简单、怪异而且

滑稽的比喻。黑暗中着白衣的少女“像食橱里一只发磷光的鱼”。利奥诺拉瞥了叙述人一眼，他觉得“有一会儿仿佛一座灯塔向我撒下万道金辉”。利奥诺拉掴爱德华的小情妇一记耳光，就好像她“正在掴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宇宙的耳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书中还有一些奇妙的滑稽事件。小梅登夫人死在一只皮箱里，双脚跷起，好像一只大鳄鱼把她衔在嘴里。可怜的南希在失语几周之后，突然脱口说出：“羽毛球！”三个字。作者还经常把读者引向一个又一个突降（anticlimax）。例如，出游 M 古城时，利奥诺拉发现弗洛伦斯与爱德华调情，不禁十分痛苦，结果却对叙述人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个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这个故事的悲怆只是欺人的外表，风格和语言上的机智诙谐才是它的精髓。

主宰全书的“疾病”的象征意义也颇耐人寻味。那些幻想自己患了心脏病的人并非生理意义上的病人，而是道德意义上的病人。那个宣称自己没有心脏病的叙述人，却也没有多少头脑。

马克·肖勒认为《好兵》是“小说家的小说”，无非言其写作技巧的讲究、精致和新颖。在这本书中，小说家福特有意识地实践了他的文学理论和创新理想。

张蓉燕

1995年8月于黑大校园

致斯德拉·福特^①的信

我亲爱的斯德拉：

我一向认为，《好兵》是我最好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我战前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几乎过去了十年，我才有新作问世，所以，那之后我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视为出于另一人之手——你的人之手。真的，没有你对我的鼓励，我熬不过这战乱岁月，没有你的激励，我更不会重新写作了。凑巧的是，《好兵》是我惟一一部还没有题献给谁的作品；这是命运的选择，让它等了十年，好让我把它献给你。

现在之我归功于你，而写作《好兵》时的我归之于往昔那不如意的漫无目的的际遇。直到1913年12月7日我坐下来写作此书，用一个赛马训练用语来说，我还不曾打算竭尽全力。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始终固执地抱守这样一个念头——不管别的作家怎样——只要那部小说是我应该小心坚守到四十岁以后再写的，那我无论如何就不应该在四十

^① 澳大利亚出生的画家（1893—1947），她与福特自1919年至1927年共同生活，并生下了福特的第三个女儿。她总是以“斯德拉·鲍温”的名字写作和绘画，从不自称为“斯德拉·福特”，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岁以前写它；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断然不想跟其他作家竞争，对于别人的赏识以及这赏识所带来的甜头，我的要求和需要不及他们那么强烈。此前，我未曾真正尝试将我对写作的看法全都放进我的任何一部小说里。我是很随意地写了一些书，写了大量的书，它们在本质上全都是 pastiches（拼贴），一些我珍爱的书的拼贴片段，或一些杰作的拼贴片段。不过，我总是迷恋写作，迷恋写作的方式，或者是独自一人，或者是在康拉德的友谊陪伴下，那时我甚至对如何运用词语以及小说如何构成作了详尽的研究。

所以，四十岁那年，我坐下来看看我能够做什么，于是，就诞生了《好兵》。我把它当成我最后的一本书来对待。我那时常常认为——而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否还这样认为——一生写出一本书足矣。《好兵》完稿的时候，伦敦甚至整个世界似乎都掌握在新崛起的更富活力的作家手中。那是一个由文学立体派、旋涡派、意象派以及其他一些热烈、喧闹的青年人组成的激情年代。于是，我自视为鳗鲕，她潜入海洋深处产下子女，然后死去；或者自视为大海雀，她抵达她的命定之地产下她的一个卵，然后死去。于是，我在一本《鸫鸟》杂志上发出了一个告别文学的正式声明——唉，《鸫鸟》，就像可怜的小海雀，你也因产卵而死。随后，我便站在我们的——我的也是你的——好朋友一边，埃兹拉·艾略特、温德海姆·利维斯、H. D. 和其他一些跃跃欲试、生机勃勃的年轻作家。

但是，更大的喧闹包围着伦敦和整个世界，直到那时，伦敦和整个世界似乎仍拜倒在那些征服者高傲的脚

下；在大炮声中，立体派、旋涡派、意象派等等绝不会享有平等的机会，于是，我走出了我的洞穴，鼓起勇气在你的那些动人的、精致的、美丽的作品旁边放上我的一些作品。

然而，对我来说，《好兵》依然是我的大海雀蛋，它属于那个再不会有后嗣的种族，如果现在我拿出这部写于很久以前的作品，作一点或一些思考，这似乎也不算过于自负吧。我想，作家的这点虚荣不值得责难，如果他取出一本十年前的旧作，惊呼“天啦！我那时写得这么好？”这通常意味着他再也没写出比这更好的作品，就算嫉妒心再强的人，也不必计较一部死火山的自鸣得意。

若是那样，就随它去吧。最近，我被迫对这部作品做细致的考查，因为我得把它翻译成法语，这使我不得不对它更为细心，超过任何细微的阅读。可以这么说，我惊诧于这部作品的结构，惊诧于其错综复杂的参照和相互参照。虽然我相当快地把它写出来了，却也不必惊讶，因为它在我心里几乎孕育了十年。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既然我得之于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本人，只要涉及到的人都还在世，我就不能将他们形诸笔墨^①。所以，那些年里我把它深埋在心中，时时思量。

^① 福特在1907年的《人的精神》中涉及这个故事。福特曾与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年轻的被监护人相处，丈夫与这位被监护人相爱了，最后，她被打发作世界旅行，福特（像道尔一样）陪这对夫妇坐着狗拉车送她到车站，这姑娘随后死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在他们最后的这段路途中，这男人和这姑娘只交换了几句沉闷的打趣，正是福特扮演护送的角色阻止了任何激情的表达，这男人的神经崩溃了，在大陆上旅行，四处寻求康复。福特在那儿讲述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英国绅士惯常对激情所持的压抑态度。

近来我有一个野心：就像莫泊桑的《死一般坚强》之于法国文学一样，让我的这部作品在英国文学中也有那种地位。一天，我得到了奖赏，那天我在一家公司里遇到一位热情洋溢的年轻崇拜者，他兴奋地叫道：“天啦，《好兵》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小说！”对此，我的朋友约翰·罗德克以他那种一贯适度赞赏我作品的态度清楚地、慢吞吞地说道：“哦，是的，不过，你漏掉了一个词。它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法国小说！”

我把这种赞赏归之于法兰西那些大师们和更优秀的作家们，而把我的作品交给我的读者们。但是，我还是想就书名说几句。我本来取的书名是《最悲伤的故事》，直到战争降临的那些暗淡的日子，“好兵”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莱恩先生不断用书信和电报纠缠我——那时，我正忙于别的事情——要我改书名，他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叫这个名字卖不出去。一天，我正在接受检阅，收到莱恩先生的最后一封催促电报，电报要求回复并付了回电的钱，我捏着回复单不耐烦地写出一句讥讽的话“亲爱的莱恩，何不叫它‘好兵’呢？”……令我吃惊的是，半年后，这本书就以这个名字出版了。

对此，我后悔不已，可是，战争以来，有那么多消息证明，人们一直在这个书名下读着这本书，犹豫之下，我没有更换书名，以免让人迷惑。倘若在战争期间遇到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换掉，因为当时，关于有什么人听说过此书的证据也不过只有两个。一次，我遇见了我们团的副官，他正要休假去，他看上去气色不好。我说：

● 好兵

“天啦，老兄，你怎么了？”他回答道：“哎，前天我忙着结婚，今天，我读了一天的《好兵》。”这是一个。

另一次，我又在接受检阅，当时，我是在切尔西的近卫方阵中接受规定动作的检查。因为要在半打戴红帽圈的年老绅士的注视下作动作，我因神经紧张而动作僵硬，这使得我周围的伙伴们无奈地陷入窘境，H. M. 戈德斯特雷近卫团的绅士兵们束手无策。我僵直在那儿的时候，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年老的戴红帽圈的人走到我背后，清晰地对我说：“不是你说的‘好兵’吗？”这下，莱恩先生无疑报了一剑之仇。不管怎样，我终于明白反讽是一柄双刃的剑。

我亲爱的斯德拉，你将会很多次听我讲述这些故事。但是，现在大海阻隔了我们，我用这些故事填塞它，给你的信，在见到我之前你会读到它，我希望它以你熟悉的——却是特别献给你的——声调产生的幻觉给你带来一些快乐。所以，我签上我的名字希望你同时接受这本书和这一版^①，前者特别地、后者一般地献给你。

你的 F. M. 福特
纽约，1927 年 1 月 9 日
(柏 华 译)

^① Ford Madox Ford, *The Good Soldier. A Tale of Passion*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1928.)

第一部